

上官雲珠生死戀(下)

●程 寂

表演藝術日益成熟

抗戰勝利後，上官雲珠參加了上海崑崙影業公司，開始在我國第一流的電影藝術大師蔡楚生、史東山、鄭君里的指導下拍戲。加之，這家公司又擁有像藍馬、陶金、黃宗英等一批有很高造詣的演員，上官在和他們的合作中，藝術上提高很快，由此，進入一生的創作成熟時期。

她第一次到崑崙公司報到，參加拍攝《一江春水向東流》下集，穿了一身剪裁十分講究的喬其紗鑲細邊的長旗袍，绣花鞋，在梳得烏光滑亮的髮髻上，簪了幾朵白茉莉，一對耳墜上嵌着小小的紅寶石。輕拂着一把精緻的檀香扇，導演端詳着她：「噢，上官，這副派頭……」上官凄然一笑：「不正派，是哦？」導演忙說：「不，不……」上官在生活中習於濃妝淡抹，着意修飾，但她從不為自己的思想和作風塗脂抹粉。她聰明絕頂，深諳世故人情，她巧於酬酢，又直率得出奇，誰要惹她，她也絕不含糊，她要同情起人來，扶膺傾囊，肝膽相照。她的性格，正如黃宗英對她所作的評價：俗到極處，反倒不俗了。

拍完《一江春水向東流》下集，上官應桑弧之邀，參加文華公司拍攝《太太萬歲》，與石揮、蔣天流合作，飾演一個交際花。看過這部影片的觀眾，對於她的表演大概沒有不滿意的，特別是在咖啡館中勾引一個有錢的男人（張伐飾）的那場戲，真是演絕了。一位記者在看了這部影片以後，腦子裏產生了疑問，銀幕上的人（角色），與生活中的人（演員）是否也有些相像呢？爲了想窺探一下她的私生活是何等模樣，他對上官曾進行了一次突襲式的採訪。

記者所見到的上官雲珠的家，陳設簡樸，除了沙發、照片以及一棵小聖誕樹，更多的是孩子的玩具，那是屬於五歲的女兒姚姚的。在採訪過程中，孩子進來，撲在上官懷裏，叫了聲「媽媽」，上官掏出一粒糖問姚姚：「媽媽好不好？」姚姚答：「媽媽最好。」……

記者：「您平時作何消遣？」

上官雲珠：「說來人家會不相信，我很少出門。論看電影吧，我一向喜歡看外國片子，但最近新出的幾張國產片我都去看了，覺得不錯，中國的電影究竟進步多了。」

記者：「《太太萬歲》那個交際花演得維妙維肖，是否上官小姐的性格就是適合演這一類型的人物？」

上官雲珠：「你說我演得好那是在捧我。至於戲型，我一向抱無所謂的態度，只要覺得本性好，隨便什麼角色我都願意演。」

記者：「那麼上官小姐是屬於萬能的性格演員？」

上官雲珠：「並非萬能，恰恰相反，實在是我的經驗不多，所以對任何個性的角色都想嘗試，作爲實習。幸而讓觀眾滿意了，那麼我也算成功了，反之，觀眾認爲我演得不够逼真，我的實習也就失敗了，以後還得努力。」

記者：「想不到上官小姐那樣有演劇經驗的人，還如此下苦功，真是難得。」

上官雲珠：「其實這是我們電影從業人員的本份罷了。」……

是的，上官雲珠在藝術創造上的認真態度和進取精神，在電影圈內可以說是口皆碑的。《太太萬歲》的導演桑弧在談到他們在這部影片中的愉快合作時說：「我這個人很拘謹，和女演員

很少交往，因此對上官的情況瞭解不多，但是她在拍片中留給我的印象是深刻的。她工作勤奮，謙虛好學，能很快領會導演意圖，沒有名演員架子，善於合作。」事實上這種品格在上官身上是一以貫之的。攝影師陳震祥回憶她從影之初在藝華公司拍片情景時寫道：「當時藝華公司在康腦脫路司徒廟，她由人陪着坐三輪車來拍戲。她給人印象溫和、聰明、認真。別的有靠山的演員在攝影棚中談笑風生，招搖得很，她却不多開口，總在默默醞釀自己的角色。有的演員臺詞背不出，要寫在一塊木板上，放在鏡頭外讓她（他）們看，她却一背就背出來了。」

一九四七年十月《太太萬歲》拍成後，上官又回到崑崙公司參加由陽翰笙、沈浮編劇、沈浮執導的《萬家燈火》的拍攝，她與藍馬合演一對小市民患難夫妻。

《萬》片描寫了當時城市小市民在內戰及通貨膨脹下備受煎熬、朝不保夕的悲慘生活情景。導演指出，影片中的女主人公，那個含辛茹苦的妻子又蘭有幾場重頭戲是很難演的，比如「返家」和「出走」兩場，角色的內心是波瀾迭起的，但是卻沒有什麼大動作，全靠近景特寫鏡頭來傳達和揭示人物複雜的思想感情。在拍攝中，上官以自己細膩多變的眼神，非常準確地把又蘭這種委曲求全的心理狀態刻畫得入木三分。又蘭的塑造成功，是她對自己過去多演上層社交界婦女的一個突破，也顯示了她表演藝術的走向成熟。

丈夫背叛極度傷心

人生與藝術有時是禍福相倚的。上官雲珠在事業上取得成就的時候，也正是她人生道路上再次遭遇不幸的時候。一九四五年八月，抗日戰爭勝利，隨南藝劇團北上演出的上官雲珠歸心似箭。她惦記着姚克，想着姚克也一定非常想念在遠方流浪的她們母女。但是由於劇團所在地區當時發生了局部的戰爭，交通受阻，她直到當年年底才得返滬。不料，一回到上海，就聽說丈夫已情有別鍾。這對她打擊實在太大，姚克是她從少女的幼稚中逐步成熟起來以後慎重選擇的丈夫，他的無情背叛，使上官極度傷心。

一九四六年秋末，在吳仞之證明下，他們終於辦理了離婚手續。

上官畢竟是一個堅強的女性，生活上的又一次巨大的變故，並沒有把她的精神摧毀，她仍然不時在舞臺上露面，她希冀在緊張繁忙的工作中忘記痛苦的過去，在事業中追求新的希望和未來。一九四六年春，她與徐立等去蘇州演出《魂歸離恨天》，完了又同上海與狄梵、孫景璐等演出了《都雷》。

距《都雷》演出場所不遠的光華大戲院，正在由上海劇藝社演出陳白塵編寫的諷刺喜劇《升官圖》，上官曾看了多次，對於在劇中飾演省長大人的著名話劇演員藍馬的表演十分欽佩，進而結識了他。藍馬雖是著名鼎鼎的話劇演員，却平易近人。他應邀去看上官的演出，在充分肯定她的才華與靈性的同時，對於她在表演中存在的某些矯飾瑕疵也提出了中肯批評。後來上官應聘為上海劇藝社的特約演員，出任《孔雀膽》女主角

，接着又與藍馬一同參加中電二廠拍《天堂春夢》，他們倆接觸愈益頻繁，由熟悉而產生感情，由相戀而同居。在婚姻上官再度受挫的上官，是不敢輕易再言結婚了。

一九四八年春，他們雙雙被陽翰笙點將擔任《萬家燈火》男女主角。及至四月份影片開拍時，攝製組的人發現他們之間的關係突然變得疏遠了。他們只是按照導演規定的時間在攝影棚碰頭拍戲，完了各走各的，兩人決不在同一時間離去，原來他們已經分居。對此，影劇圈中人也並不感到意外，因為他們儘管在影片中的合作得極其和諧，但在私生活中由於個性氣質和生活習性差異很大，同居兩年中，矛盾迭起，時有齟齬。

非常難能可貴的是，他們並沒有因為個人私事影響影片的正常拍攝，也沒有把個人的恩怨那怕是一丁點兒帶到藝術創造中來。在《萬》片中他們所飾演的一對患難夫妻，以及後來在《希望在人間》中演一對教授伉儷，都配合默契，有很好的感情交流，可謂珠聯璧合，相得益彰。

女工形象感動觀眾

接着，上官又參加了《麗人行》的拍攝。這部影片是田漢依據自己的同名話劇改編的，它主要通過三個女性在抗戰時期所經歷的不同遭遇，表現了敵佔區人民的痛苦和覺醒。上官在影片中飾演其中一個女工人，這是她第一次演勞動婦女。劇中人金妹是一個比較複雜的形象。她先是慘遭日寇的蹂躪，後來又被工廠解僱，為了養家活口，迫不得已走上賣身的道路。上官以深厚的感

情出色地創造了這個人物形象。

一次在拍攝金妹遭受流氓欺凌後，愛國女性新羣來看她的一場戲，攝影機尚未開動，上官就哭了，拍完這一場，導演陳鯉庭喊「停」，她還是哭，而且越哭越傷心。新羣的扮演者黃宗英一旁勸她：「上官，別哭了，油彩都哭掉了，下邊還有你的鏡頭哪。」她竟捂着臉號啕大哭起來，整個身子都在顫抖。

大家都理解，這是影片中的情景觸動了她的傷心處。在那黑暗的年代，女藝人誰沒有留下過心靈的傷痛呢。上官當然不會忘記，以前隨劇團跑碼頭，每到一地都要給當地的流氓頭子「拜門頭」，稍有差池，便飛來橫禍。至於仗勢欺凌女藝人的事更是司空見慣的了。

上官與姚克分手後，由於有他們的愛情結晶姚克這根紐帶，彼此間並沒有完全割斷一般聯繫，姚克是上官謹慎選擇的丈夫，愛之極深，惟其如此，才對他的負情恨之彌切。然而和姚克共同生活的兩年畢竟是非常充實的，這一點她在和知心朋友談心時也不諱言，隱隱地透露着對那段逝去歲月的留戀之情。

上官與藍馬關係破裂時，△萬家燈火▽導演生怕因此會給影片的正常拍攝帶來消極影響，曾想當和事佬出面調停，他所以沒有這樣做，是因為當時已經有種種迹象表明，上官與她前夫姚克將有可能破鏡重圓。

然而後來的事實證明，愛情的死灰終於沒有能够復燃。一九四八年底，姚克去香港，上官決心留在上海，拍攝△烏鴉與麻雀▽。

一九四九年五月以後，她除了繼續拍攝並完成△烏鴉與麻雀▽和△三毛流浪記▽這兩部影片外，還演出了兩部話劇：△怒吼吧，中國！▽和△紅旗歌▽。

人生路上最後伙伴

賀路，一位老話劇演員，抗戰勝利後由大後方來到上海，因機遇不佳，經常失業。上官雲珠曾借給他一間房子，並在不傷害他自尊心的情況下，不時給予接濟。一九五〇年以後，賀路在上海電影廠任副導演。他雖是個名不見經傳的「小人物」，但為人正直、誠實，富於同情心，七、八年的相處，上官對他有較深的瞭解，因此決定委身於他。他們於一九五四年結婚，婚後的生活融融和和。上官的知名度與文藝級別要比賀路高得多，但她從不在他面前擺出一點點架勢，下班回來，就繫上圍裙搞家務。事實上他們在一起的日子也不多，兩人常常分頭外出拍外景，兩三個月見不上一面是常有的事。有時只能匆匆在火車站見上一面，一個剛回來，一個又走了。

戲目雖少非演不可

自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三年，上官雲珠陸續參加了△香飄萬里▽、△今天我休息▽、△他們的心願▽、△枯木逢春▽等影片的拍攝。在這些影片中，她大多擔任配角，但她甘當映襯紅花的綠葉，並且就像演主角一樣地付出勞動。在△今天我休息▽中，她飾演的兒科主任醫師，只有幾個鏡頭，然而就是這樣在影片轉瞬即逝的過場戲

，她也認真對待，把這個人物刻畫得那麼生動鮮明，留給人們深刻的印象。在△枯木逢春▽中，她演方大媽。這是一個比她實際年齡要大得多的農村老婦人，為了拓寬表演的路子，特別是為後半生的藝術生涯奠定基礎，她以極飽滿的熱情投入創作，塑造了這個栩栩如生的形象。

△舞臺姐妹▽一開始籌拍，編劇林谷和導演謝晉不約而同地想到，片中的商水花一角非上官莫屬。商水花是一個在舊時代被戲霸榨乾了油水後一脚踢開、滿懷悲憤離開人世的藝人形象，她飽經風霜，感情深沉，而在影片中又沒有多少篇幅任演員盡情發揮。他們雖有心請上官出演，但又不好啓齒。原因是商水花的戲實在太少了；同時，這個人物的經歷與上官的遭遇有相似之處，惟恐觸動她的傷痛；此外，她在北影拍攝△早春二月▽尚未結束。後來他倆也顧不得這些了，硬着頭皮去找上官。謝晉把劇本送給她：「商水花的戲不多，您先看看，如果喜歡，請您支持。」第二天一早，謝晉就接到上官的電話：「劇本我看了，我的答覆是四個字：非演不可！」

上官雲珠的演技以濃郁與灑脫平穩有機結合著稱，她不善於講表演理論，可是進入角色都是入情入理。商水花在影片中主要有三場戲，第一場是被戲霸唐經理從主演的地位上貶下來，獨對化妝鏡，看着自己的年華老去，默然無語。上官僅僅用了戴耳環，然後緩緩垂下雙手動作，配以無限悲傷茫然若失的眼神，就把這個人物在特定情景中的思想感情強烈地揭示出來。第二場戲是被唐經理拋棄，她在表現這個人悲憤的心情時

，並沒有藉助過多的語言和動作，而仍然主要靠一兩個細節和眼神，表現了這個飽經風霜的藝人特有的深沉。第三場是商水花自殺前的情景，上官的表演也是極其深刻的，她呆坐着，把她當年曾經是紅角兒時拍的劇照，以及捧場者送的賀幛，一一撕毀，向人生作最後告別。

這幾場戲每排演一次，她都情不自禁地要痛哭失聲。是的，上官演起戲來那股認真的勁兒，在電影圈中是出了名的。她拍《萬家燈火》，有一個鏡頭，導演沉浮不太滿意，只是略敲了一下眉，就被上官發覺了，忙說：「沈導演，您等一下，我懂您的意思了。」她轉身略微醞釀了一下，等再回過身來，臉上的戲就全都合乎導演要求地表現出來了。

上官的戲路子很寬，正角、反角、老嫗、少婦、青衣花旦她都拿得起，或謂她是天生的萬能演員，自然不是，主要的原因仍是在於她在藝術創造上有刻苦的追求。她在譯製片《牛蛇》中，曾接受一項為瓊瑪配音的任務，對一個大明星來說，這種活是手到擒拿的事，但她所花費的精力，決不下於在銀幕上扮演這個角色，那富於表情變化的音調語氣所給予觀眾的強烈共鳴和雋永的回味，至今依舊令人難忘。

浩劫下放受病折磨

一九六五年對於包括《早春二月》在內的一批影片的批判，意味着「文化革命」的序幕已經拉開。其時，上官已被派到江西農村當「四清」工作隊隊員，再一次去「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」

了。

一九六六年二月，農曆大年初三，上官循例來到黃宗英家，可這回不是來拜年的，而是向她辭行，她次日就要趕回江西農村。她們談彼此在農村的房東大媽，誇彼此新結識的貧下中農伙伴，熱烈的議論常被上官劇烈的陣陣咳嗽所打斷。上官先前患過肺病，又有嚴重的慢性支氣管炎，每到冬天就會復發。黃宗英看着她深陷的眼窩，清瘦的面頰，顯得十分疲憊。

「你應該到醫院去看一看病。」黃宗英向她勸說。

「唉，老毛病了，等歇去看個方便門診，多討點藥……」她咳出了眼淚。

「你會病倒的，晚回去幾天吧。」黃宗英擔心地說。

「春耕大忙要搞點成果出來……」她把圍巾在脖子上繞了兩圈，邁着小快步下樓去了。

誰料到，她從此就再也沒有返回她的「前線」。

上官在離開黃宗英家，又去看了八十六歲的老母親，然後來到上海華東醫院簡易門診室看病。給她看病的女醫生還是位崇拜她的影迷呢。她在為上官聽診胸部時，偶然在左側乳房觸到一個小硬塊，當時被收進病房作進一步的檢查。小開刀切片化驗，發現了癌細胞，於是立即給她施行了手術。不久，又發現了腦顱癌，再由華東醫院轉入舉國知名的華山醫院腦外科，朋友們絡繹不絕地前來醫院探視，並輪班守護。

在醫師的精心治療下，雖然留下了由於腦癌

造成的右下肢行動不够利索的後遺症，但到底是得救了。然而，重病未能消滅的上官，卻沒有被「文革」的魔掌所放過。

一滴冷淚結束生命

「文革」一開始，上官雲珠就被趕出了醫院。「清理階級隊伍」開始時，在上影廠凡四十歲以上的文藝工作者幾乎全被揪了出來。這些所謂來自舊社會的人，不管經歷異同，有一項大帽子是絕對逃不脫的，那就是「反動統治階級的幫兇——反革命修正主義路線的基礎。」

上官雲珠曾經與王丹鳳、白穆、黃宗英同坐一間「牛棚」。一天，他們在認真領會那個林彪伙同江青炮製的《部隊文藝座談會紀要》。白穆悄悄地說：「你們注意到沒有？這第十條重新組織文藝隊伍裏，沒有我們的份。」黃宗英拼命翻找自己的學習筆記，說：「不會的，《毛選》四卷裏頭說過……黨對舊社會過來的知識份子歷來有政策。」但她的話被白穆一聲「書生！」打斷了。

長久的沉默。窗外，高音喇叭在吼叫，夕陽穿透窗上糊得厚厚的塗抹得橫七豎八的大字報的紙層，映照在上官雲珠身上。她是被帶出去過，剛剛回棚。人們發現她渾身在顫抖，嘴角邊上還有一絲血跡。黃宗英當時不知道她又遭毒打，只當是因為她被「勒令」不許和任何人說話，只當是她病重已經沒有說話的精力，於是安撫她說：「你別怕，快下班了，你哪兒不舒服，告訴我們，你說話呀！」上官似乎根本沒有聽見，慘白的

臉上半點表情也沒有，像一座石膏像，只有一滴冷淚，從面頰上流下來。王丹鳳給她倒了一杯水，她好像沒有看見，不喝。黃宗英用手重重地壓着她的腿，心想也許這會使她好過些，她張了張嘴，眉毛突然擰在一起，又漸漸舒開。

一九六八年十一月二十一日，廠裏來了兩個外調的人，上官被「造反派」帶到了專案組。

「上官雲珠，你是什麼問題？」

「我是黑線上的問題……」

「還有，你參加過特務組織！」

外調中的另一個人，逼她承認是潛伏下來的特務，還說毛澤東多次接見她，她在搞毛澤東的情報，這是多大的罪名啊！

上官雲珠申辯，但沒有用。來人拿出一疊材料，在她面前晃了晃，說：「上官雲珠，老實告訴你，發展你的人已經坦白交代了，這就是他寫的材料！」

上官雲珠遭此不白之冤，怎不感到委屈，她的倔強脾氣再也不能克制：「既然你們掌握了材料，那就抓麼，關麼，定我的罪麼！」

這種「惡劣」的態度，帶給她的將會是什麼，這是不言而喻的。

下班了，上官在前來接她的賀路的攙扶下，一跳一顛地回到家中。晚上，賀路見她臉色不好看，問她那裏不舒服，勸她早些休息，可是上官要丈夫先睡，她要寫材料。賀路不放心，一直守着她，直到十二點，才支持不住先躺下了。

其實，上官並沒有真的寫材料，她知道寫也沒有用，已暗暗萌發了死的念頭。當她看見賀路

已睡熟並發出了鼾聲，便從寫字臺前站起來，想着還應該最後做些什麼。

她真想見一見八十八歲的老母，老人家自六六年春節病倒，到現在還沒有見上一面。她如知道自己的女兒在受苦，一定非常難過。她又想到自己的兄弟姐妹，她的孩子……她看了看錶，已是凌晨二時，不能再多想了，她蹣手蹣足地從櫥中找出她平時最愛穿的那套暖綠色的薄花呢西裝，梳理了一下頭髮，又把一條白絲圍巾圍到自己的脖子上。她望了望賀路，還在熟睡，一隻手卻壓在枕頭底下。她知道，那裏面放着一瓶安眠藥片。她往日睡不好，總要吃上兩片。今晚，賀路大概看出上官的神色不對，怕生意外，因此睡熟了仍不挪開他護着安眠藥瓶的手。上官心想：賀路，你真傻，要死，為什麼一定要用安眠藥呢？她走向陽臺，一陣寒風襲來，她微微顫抖了一下。真是，還怕什麼冷呢，只要一會兒便什麼也不知道了。一切煩惱都沒有了。陽臺下是建國西

路，此時空無一人，但很快就要天亮，大街上就會熱鬧起來。她覺得躺在大街上太張揚，影響不好，又回到屋內，走到另一面窗口，這下面是個菜市場，還是這兒好，上海人天不亮就出來買菜，一發現就叫人來收屍就完了。她打開了窗，心裏平靜極了。她突然想起她最後演的三部戲：《早春二月》中的烈士遺孀文嫂，《舞臺姐妹》中的商水花，《血碑》中的農村婦女林大嫂，都是自殺身死的，她回想了一下她演的這三個角色臨死前的表演，還是比較準確的，恰如她此刻的心情。她欣慰地笑了。然後，她就栽入那個黑洞。

星光依舊閃爍！

三國人物新論

祝秀俠教授著

定價一二〇元

本書為名教授三國史專家祝秀俠精心傑作，析論三國人物，精采百出，美不勝收。要目有：論諸葛孔明、劉備、曹操、孫吳、董卓、袁紹、關羽、魯肅、顧雍、司馬懿、曹丕與曹植、荀彧、孔融、禰衡、周瑜、田疇、蔣琬、譙周、蔣幹、孫夫人與諸葛太太等篇及論「論諸葛亮」，與蔣君章先生論諸葛培養人才等附錄文稿，篇篇引人入勝，嘆為觀止。定價臺幣一二〇元郵撥0739333-2聖文書局帳戶。